





与五

元文十三

与六

元文十四

虞邑遺文錄

三



虞邑遺文錄

元

常艱州重修譙樓記周文馳隨錄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鄭僑吳集祐

重修慧日寺記胡助志姚

普賢堂記釋華妙聲

招隱軒記同上

述古堂記黃潛文

海虞

陳

揆

集





虞麓精舍記  
陳基稿

書紳齋記  
同上

養正齋記  
謝應集芳

陳基傳  
謝集附錄

盧賢母傳  
朱桓珊

忠惠王公贊  
戴良九靈

烏日山樵贊  
高啓昆





慶邑遺文錄

元

常熱州重修燕樓記

周馳

常熱州燕樓大德五年秋七月大風雨踣之歷時甚久未及起廢  
無以聳觀瞻示儀表於是守臣與其僚屬興構之州人好義者相  
率聚材會工經始於十年之夏落成明年之春宏壯傑特視昔有  
如其上置壺箭時刻栖蓋於為政亦既鼓角以警昏昕知所先後  
惟是州郡署制度尊嚴風采一新動盪羣目可尚也已嘗一登斯  
樓徘徊周覽西則泰伯仲雍之古城蔓草寒煙荒墟歷歷遐想混



迹荆蠻口表於此相率戴而居所以感動吳民者必有其自北則  
子游之舊居故家喬木遺井沉沉匪獨學於中國獲在孔門高弟  
之列及絃歌他邑且不忘學道愛人之訓今夫出守是州得不崇  
禮讓興文學轉移風俗俾為三代之歸庶無負國家選用循良之  
意若但以治獄訟理賦稅為己任是豈一州父老所望於賢邦侯  
者哉至大元年正月吉日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常熟州事周馳記  
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趙孟頫書并篆額 都目劉瑾提控案牘  
張口 從仕郎平江路常熟州判官任遠將仕佐郎平江路常熟  
州判官不牙合承務郎平江路同知常熟州事李惠承務郎平江

路同知常熟州事周馳奉訓大夫平江路常熟州知州兼勸農事  
盧克治奉直大夫平江路常熟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減里沙奉  
訓大夫平江路常熟州達魯花赤兼勸農事也先海牙立石  
福山東嶽廟興造記 鄭元祐

國家思所以惠安元元莫若慎選守令於是浚儀王侯某以至正  
戊戌授平江路常熟州知州蒞政之二年化絃德懷民用大協百  
廢具舉故福山東嶽廟著興造之績焉按福山距州四十里而近  
北枕大江即唐之金鳳山也後以山形如覆釜覆與福聲相近因  
名之福山云山萃起於海虞之邦聳秀深特宋仁宗至和初邑人



若干楹下脫度朝謁拜疑有餘地仍為若干楹三字

建東嶽廟於山上已為吳下叢祠之冠哲宗元符間復拓其規制而侈大之及高宗南渡金兵迫逐不少置東南郡縣悉被焚蕩而福山廟與常熟縣歸然獨存吳人益神之紹興二年邑人請於知縣施侯乞崇大廟制以答神貺蓋岱宗遠在魯而福山則宋京畿近地東南士民奔走祠乞<sub>下</sub>靈祈福於是福山嶽廟遂為泰岱行祠之甲宋入職方七十有五年矣而王侯來為是州廟制非不宏大也然歷年滋深棟宇腐撓丹雘黝昧侯即首捐衣布之贏以獎率州人士撤去弊陋一新廟制而繚以垣墉先是殿無前軒侯建屋若干楹以祠福濟李侯王以國家漕海運萬里鯨波惟天妃是賴

爰即廟之左作天妃宮復別建方丈之室以居司廟之人又作官廳若干楹以待守土吏歲祀之日焉竊惟福山嶽廟由始建至於今茲三百餘年矣顧未若今日之極盛而甚完也於以見王侯為州有餘力為政有餘暇神人於是誠有攸托則侯之賢其可泯泯無聞也禮五嶽視三公至唐開元中尊封五嶽加王爵及宋祥符五年遂加帝號國家一天下禮秩百神後加徽號以著尊崇之盛典夫岱宗既在魯由魯並海岱東諸侯凡尸冥權以福東土者要皆奉岱宗而主之也則岱宗於東吳有祠廟惡得以封內山川限其遠近也哉况福山鎮峙海虞糧儲之富當東吳什之三自非明



神依憑山川以出雲雨歲何以能裕民何以能治國家何以能有  
所藉於無窮其為之記以章明神之休以著王侯之美匪誇詡也  
覽者固宜敬慎而無忽

重修慧日寺記

胡助

吳中浮屠盛矣歷年久或主席非人往往廢弛不治慧日常熟甲  
利也梁天監嚮公始建至今垂千載恒產素薄歲入齋厨不給故  
日就地會杭省丞相答刺罕公領行宣政院事疏請雪窓住持泰  
定四年師入寺以說法興修為己任始募置長生廩米天歷元年  
叔藏殿飾金輪繪畫山門莊嚴法二天神明年重覆法堂至順

元年修蓋兩廡二年葺大殿莊嚴佛土現諸天像元統元年開拓  
東偏大士殿殿崇像偉人用蓋度又遠闢門徑對樹垣墻中甃甬  
陳建外山門疏放生池葺香花橋二年重覆僧堂照堂選僧堂水  
陸院八年於茲百廢具舉丹雘交輝美矣翠川遠帶卓哉慧日重  
興始宋嘉泰住山鐵牛印公募樊氏祖米歲度僧負至是僧亦遵  
式其徒咸謂吾師勤勞休績度越叢林不有紀述何以示後乃具  
事來請按師名普明姓曹氏松江人號雪窓受業嘉定之慧燈圓  
照大師惟師妙行宏通日與賢士大夫遊名聞四方故其興修制  
作雄傑壯麗如此



佛之道智與行而已發乎智成乎行其在法華文殊對揚所以言其智也普賢戾止所以表其行也智以始之行以終之而能事於是乎畢矣惟普賢氏立大行示大脩顯大證俾夫學者冥達諦本歸乎元極宏贊之功可謂至矣後千五百年而得天台智者大師妙契心要縉服厥緒爰立止觀以明大道乃著法華三昧儀具列脩證儀注理觀周密微妙用垂大訓凡欲澡雪垢濁排遣惑累優入聖域者舍此莫可求佛之方美矣盡矣無復有加焉此普賢氏之冥化其專祠也宜哉沙門傳教作普賢堂於虞山之陽以奉斯

事然時方多艱未皇宏構草創簡略具體而微先是同盟之士合四十人恒於獻歲發春爰集私室用為祈年而啓處弗虔品式制度有衍舊章於是相率以勸度地薦賄遷成斯堂教嘗游於余託為記述夫道在力行以求其至古人所設豈徒空言他時施者益

勸堂宇益闢當務期大全究竟極詣毋安小成以自畫則斯言也其足徵乎堂經始於至正廿三年越明年乃成又明年天台氏學者某記

招隱軒記

釋妙聲

昔淮南小山賦招隱士說者以為託意以招屈原今觀其詞似非



為原設者特指意音節皆原于楚故說者云爾夫以八公之徒之  
才固當用於朝廷之上而顧為陪臣漢之公卿皆武夫崛起而賢  
者用未盡其才故自道其湮鬱無聊之意若將有聞於上者其後  
孝武遂興文學而賢才輩出矣此招隱之賦也與余嘗愛其高古  
幽潔自漢以來為文章宗無不喜誦而樂道由是以知古人英士  
妙語在天地間如元氣流行要自不泯故能行遠也如此教上人  
西言居廩山之陰開軒東榮署曰招隱環植以桂且書其詞於壁  
甚矣其好古也夫教方外士也其于世宜泊然無所累顧何取乎  
八公之詞蓋悲夫好榮之士溺利祿而忘返雖顛覆繼踵而曾弗

悟不知深山之幽叢桂之傍可以保身而全真意將招之來游以極  
夫扳援詠歌之樂蓋反招之義也因其求記為作招隱辭使之歌  
之庶幾有翩然來游者乎其辭曰山蒼蒼兮白雲石磊兮水粼粼  
予室兮其下桂陰陰兮承宇羗獨居兮自娛友廓落兮孰吾與哀  
斯人兮孔丘溺利欲兮喪厥心禍福倚伏兮古今一軌前車既覆  
兮後車弗止胡不歸兮委紛濁養恬淡兮憇寂莫扳桂枝兮永言  
反淳朴兮道為鄰超鴻濛兮保真宅食至和兮服無斃

述古堂記

黃潛

吳郡繆仲素好古博雅之士也平生所嗜惟古器物卒然遇之輒



購以重背並寘一堂之上其目若干所寶用者有宋內府故藏紹興丁巳邵諤所進述古圖圖研因以述古名其堂而求予記之述古圖本李伯時效唐小李將軍用著色寫雲泉花木及一時之人物按鄭天民先覺所為記坐勘書臺捉筆而書者為東坡先生喜觀者為王晉卿凭椅而立視者為張文潛按方几而凝竚者為蔡天啓坐盤石上支頤執卷而觀畫者為蘇子由執蕉簾而熟視者為黃魯直凭肩而偶語者為陳無已據橫卷而畫歸去來圖者為李伯時按膝而旁觀者為李端叔跪膝俯視者為晁無咎坐古檜下學阮者為陳碧虛袖手側聽者為秦少游昂首而題石者為米

元章竚立而觀者為王仲至坐蒲團說無生論者為圓通大士偶坐而諦觀者為劉巨濟凡着幅巾者十有一人烏帽者二人而其一為道帽僊桃中琴尾冠者各一人衣深衣紫衣褐衣者各二人青衣者四人黃衣者三人而其一為道服繭衣紫氍毹衣各一人一童執靈壽杖一童捧古研兩女奴雲鬟翠飾則王晉卿家姬也石床錦褥玉色瑤琴以次陳列大谿峭壁惟石淙流曲徑危橋映帶左右松竹蘭蕙紅蕉紫葳蔽翳聯絡天民又謂有羽流名動四夷師表千古伯時偶未之及乘間寓意繪而為圖以資好事之玩莫知其所指為誰記作於政和甲午後二十又三年諤乃以研進



研蓋端溪紫石其形正圓隆其中以受墨環其外以為水委而旁刻茲圖其物采雖不可辨而服飾位置彷彿可觀所謂述古圖圓研也予聞商書記選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器新夫所以欲求器於新者豈忽遠而貴近哉取其新以適於用而已三代先秦古器往往流傳至今使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離磬崇鼎一旦歸於士庶之家固無所用惟研也者自王公達於庶人所通用也矧茲製作之妙備存人物儀刑之舊而其用則日新而不窮宜為仲素之所貴重歟堂以研得名記為堂而作仲素所蓄有出於茲研之前而非堂之所以名者予不得而盡著也

虞麓精舍記

陳基

常熟為孔門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之名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君公懋世居山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府君起家儒林歷官中外而虞山之族日蕃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以虞麓精舍圖示余且曰願有以記之余辱交君家喬梓最密雅知公懋賢其讀書精舍工文章以舉進士為業有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昔者七十子事孔子于洙泗其擇鄉且就士亦至矣然孔子沒弟子各以所學為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疑子夏于夫子者而其學逆流而為莊周



氏之徒子游特起吳中北學於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服膺夫子之言則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其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為邑雖以武城之彈丸必教以禮樂也攷其言簡易者宏以遠疏通者高以暢完其為人則所謂敏於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哉今公慙生於文學之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武城之聲洋洋也沁乎心洙泗之言灑灑也布乎四體而西河之人弗疑也形乎動定莊周氏之徒不能搖惑之也夫為名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泉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頌之曰子游之鄉有學者府君之

後有聞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章之工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未也  
不足為公慙道道其擇鄉就士之說因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  
問津川上命駕虞麓覽仲雍之流風攷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以  
訪其故宅因假榻精舍尚能為公慙論之

書紳齋記

陳基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中朝出任牧伯者曰故益陽  
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緬之父曰孟達甫居松陵笠澤  
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志砥礪激昂稱佳子弟請余扁  
其讀書之舍且徵文以記之余既扁之曰書紳齋又從而為之記



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於孔子孔子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於經傳者無慮千百數然究其歸率不過于謹言行而已矣顯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以身通六藝而夫子答以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顯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兄弟朋友舉宜書之蓋仰之如日星備之如矩矱銘之如几杖箴之如盤盂勤勤焉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于楊墨篤敬之塗蔽于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昭然者隱于詞章訓詁之習蓋十有餘歲矣濂洛考亭羣夫子作寔始紹隆鄒孟氏一變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楊雄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復集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於日星審度於矩矱擇路於忠信問塗於篤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求以行州里遠求以行蠻貊者皆書紳君子參於前倚於衡者也緬尚念之讀笠澤所蓄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纘益陽所貽之緒亦在於言行之間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為記亦將以自勗云緬字公遠余別章羗山人陳基也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記



往予客東吳十有餘年聞儒林旦評以琴川高彥和氏稱為儒士聲甚籍籍予雖未相識而相慕焉洪武辛未秋友人楊純夫尤稱譽且言彥和以養正名齋蓋取諸蒙卦之辭猥微予言屢辭弗獲予曰大哉易也豈敢以管窺之見以贊疣乎請以古之善養正者為彥和誦之如孟母三遷使其子去却墓市廛為不遊之地習禮容遵豆於嬉戲之間如室於蘭久而俱化厥後以寡欲養心以直養氣傳正學而接跡於子思闢異端而並功於禹是母是子非善養者能如是乎衛武公行年九十有五懿戒之作既自箴警且求卿大夫官師之屬交相教戒瞽矇俾讚朝夕弗違言行之純罔有圭玷亦豈非善養者乎是故一為亞聖一為睿聖易之所謂聖功者不誣矣吁人生天地間所受之秉本無波僻惟其情實既開牽於物欲日浸日漬或正或否遂乃有君子小人之分苟得其養則如木從繩其正若自然矣今彥和之為端士也蒙養之功不言可知繼自今以來學與日積道隨年長佩服乎七篇之書留養乎大雅之章母曲學母枉道母有護而詭偽慎終如始益進益修如此則希孟而孟希武而武何止如旦評而已哉區區言毫而瞽幸純夫為我謝之



續吳郡文粹作尤義撰

陳基傳

謝 徽

金華上文科有內翰二字

為詞下文粹有章字

聲文文科作聲聞

陳基字敬初台之臨海人父祥多聞好學而尤善老子清淨之說  
 平居常黃冠鹿裘與方士游沒時基年甫九歲越五年母夫人姜  
 氏即命與兄聚從師於杭又四年從金華黃文獻公潛受業至正  
 仍紀元之元年從文獻游京師授經筵檢討其徒有為御史者以  
 言責詔於基基謂並后為致亂之本因草諫章力陳其失冀君覺  
 悟以正始也而上方溺愛詰知其由欲寘基於罪怒且不可測遂  
 引避南歸於鄉奉母夫人西至吳教授諸生備養惟謹為詞必務  
 上法三代下軼漢唐東南聲文為之丕變遠近學者爭師之戶外

之屢恒滿屬南州用兵朝廷開行樞密府鎮撫南服起基為都事  
 轉江浙行中書省員外郎俄陞郎中時平章張士信統兵鎮杭基  
 以本職參佐道之以正杭有岳飛墳蕪穢弗恭久矣基追慕興慨  
 以狀請於朝俾與歷代忠臣並列春秋致祭尋自為文刻石墓上  
 以表其功西湖書院舊有經史書板兵後零落無幾即白平章出  
 官錢若干補綴成帙夫以天理民彝泯亂之秋干戈相尋日不暇  
 給基乃贊佐餘力為其所得為使聖經賢傳復明於當時崇德報  
 功無愧於往昔雖武夫悍卒聞下風而望餘光亦知有所興起擴  
 而充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未幾由杭來吳叅太尉軍府事及太

乃贊佐文粹作乃以贊佐



而晏然文粹作而基晏然

文粹作長適吳昱次車基

尉自王於吳群下同聲賀之而基獨諫止太尉欲殺之不果已而  
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階通奉大夫覃恩二代凡飛書走檄碑  
銘傳記多出於其手基每以為憂而未敢以為榮也今國家命將  
平吳吳臣多見誅戮而晏然無恐朝論多基之能尋召入預脩元  
史書成賜金而還洪武三年十月壬午以疾卒於常熟縣河陽里  
之寓舍得年五十有七妻王氏先四年卒無子以弟之子訥為後  
女四人長適吳昱次車允次幼皆庶出基平居慎重寡然與物無  
競家人僕隸未嘗見其疾言遽色宗族故舊自浙東來依率養育  
獎勸俾各有成士有才可用必引而進之有喪不能舉者為買棺

吟文粹作談

傲恩意過於平生方太尉僚屬強占民廬基獨以己俸買宅天心  
里即舊屋數楹稍加塗墍環藝花卉之屬號小丹邱休沐之暇輒  
與客尚羊其中嘏茗清吟議論古今出入經史百氏危坐終日歲  
時有事於祖禰始殺牲以展其孝敬初非薄於友也吳國將亡食  
肉者咸惴惴焉恐蹈鼎鑊君子謂基宜保終吉已而果然噫父母  
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基者其亦可謂克全而無憾者矣今藏於  
家有夷白齋藁二十卷觀其文雄而氣高可以黼黻皇猷敷陳帝  
業而乃使留滯江湖之上驅馳戎馬之間竟賚志以沒茲其可惜  
也夫



盧賢母者大名盧氏之母也姓周氏其先彭城人為臨安令盧君繼室其歸也先妻遺孤猶已出焉已而生守仁次守禮旬孩提至長賢母使與其母子食同器衣傳服屋宿一室而學問同業咸孝敬厚重周慎儒雅入事尊長出接師友恂恂其容隸隸其儀有子弟所當職之事則相勞謙遜讓以為藹然友恭之情不見有先後母異也聞者莫不嘉之賢母曰不如此吾則與常婦人等矣且吾自昔歸盧氏宗先人命之曰女在女也以孝事其親今移所以事親者往事舅姑無怠而從夫以義育子以慈能此教者人倫之本

也夫夫婦婦父父子子而家道正矣蓋家之本在身其去此而以是輔佐君子言存衿鞶恒恐一不踐履以忝所生以辱所生其何敢忽耶故凡從臨安君守官四方三十年卑而為州賓佐高而為行省屬或蒞民或贊政所在以能稱蓋不恃其才足以有為德足以及物而令妻之賢亦多有以相成於其間也其在江浙行省時杭有姬為人賈術失珠與金無以償主將殺身以自明哭而過市賢母聞而哀之謂其夫曰老嫗所失無幾何今將以死塞責竊憐其不幸願脫簪珥為償而徐訪所遺失可乎夫曰善賢母乃止姬無死出已有以酬直隨購諸市數日得之事聞省中自宰相以下



稱譽焉至其治家則勤勞恭儉逮頌白猶先諸婦以蠶績之事成  
之曰吾固知與民爭利之不可為也拔園葵去織婦公儀子之祿  
厚耳今吾家才升斗惡可恃此而教男女以惰慢哉故臨安君居  
官清慎不殖貨利而家自饒以夫人氏之勤于生也其端居閨門  
尤好尚禮義凡族姍親戚與所識窮乏者有不能嫁娶賢母曲為  
醞釀以成之至有生子而貴盛者會有不能殯埋及死無所歸則  
為具棺給喪徃徃而是仁者稱有燕山富氏之遺風焉異時臨安  
君倅浮梁顧守仁為學未竟聞可堂吳氏以明經教人遣之從學  
賢母晨夕固勉躬自點檢其所業設疑問難以開其子之論議所

與游處有不端謹輒命疏之其可與共學而適道者則勞來崇獎  
惟恐其子之不相親焉故守仁卒能自立遭喪亂而貧隱居吳中  
耕以養不縻于官祿有古高士之志操云洽母教也賢母生六十  
有九年後臨安君十五載卒至正二十年春正月七日也守仁以  
禮合葬賢母于吳縣橫山之陳灣臨安君墓兆時先室冢子名守  
廉仕粵中聞訃抱終天之戚至于傷生焉而守仁也哀毀骨立自  
致踰禮士林稱孝傳曰信者其子必仁則孝<sub>子</sub>原出於母氏之慈也  
審矣賢母有孫十有六人而蕃息至於曾孫具成長矣皆禮樂文  
物稱其家子弟故君子謂賢母於盧宗為孝婦於室家為令妻而



獨以賢母立名者則漢劉向氏傳列女八篇而以母儀為首之義也其仁知貞順之行賢明辨通之節可兼包也詩不云乎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用是見盧母之德之賢是為四國之表儀也是宜有聞于世初臨安君致政朝廷行厚典追贈其先亦命賢母為恭人云是年九月乙丑後學夷門朱桓謹述

忠惠王公贊

戴良

華華王公碩學粹行以道律身以德施政輪對之明見之於立朝宣化之美見之於為郡帝嘉乃烈俾居言責獻可替否嶷嶷額額諸史之罪上通於天奏章一抗正氣凜然不忍澆季老奸擅世遂

舍而去流水莫繫帝謂王公有遺直之風錫之土田以旌其忠至今言者猶為震恭在宋嘉定士俗靡振公獨屹然進退以正其進也如振鷺之在庭其退也如飛鴻之入冥逸類超倫舉世未聞

烏目山樵贊

總貞字仲素

高啓

虞仲之邦言游之里山長水深生此德士其外雖臞中含道腴誦詩讀書終焉在娛



虞邑遺文錄

元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趙五松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同上

武略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黃潛文

徐君孟達壙誌銘

陳基夷

福源石屋瑠禪師塔銘

釋元旭

故慧辯普聞法師塔銘

釋妙聲

海虞陳揆集



跋朱文公書城南詩千文傳 千淵

跋補書宣公詩楊維 千淵

跋五牛圖孔克三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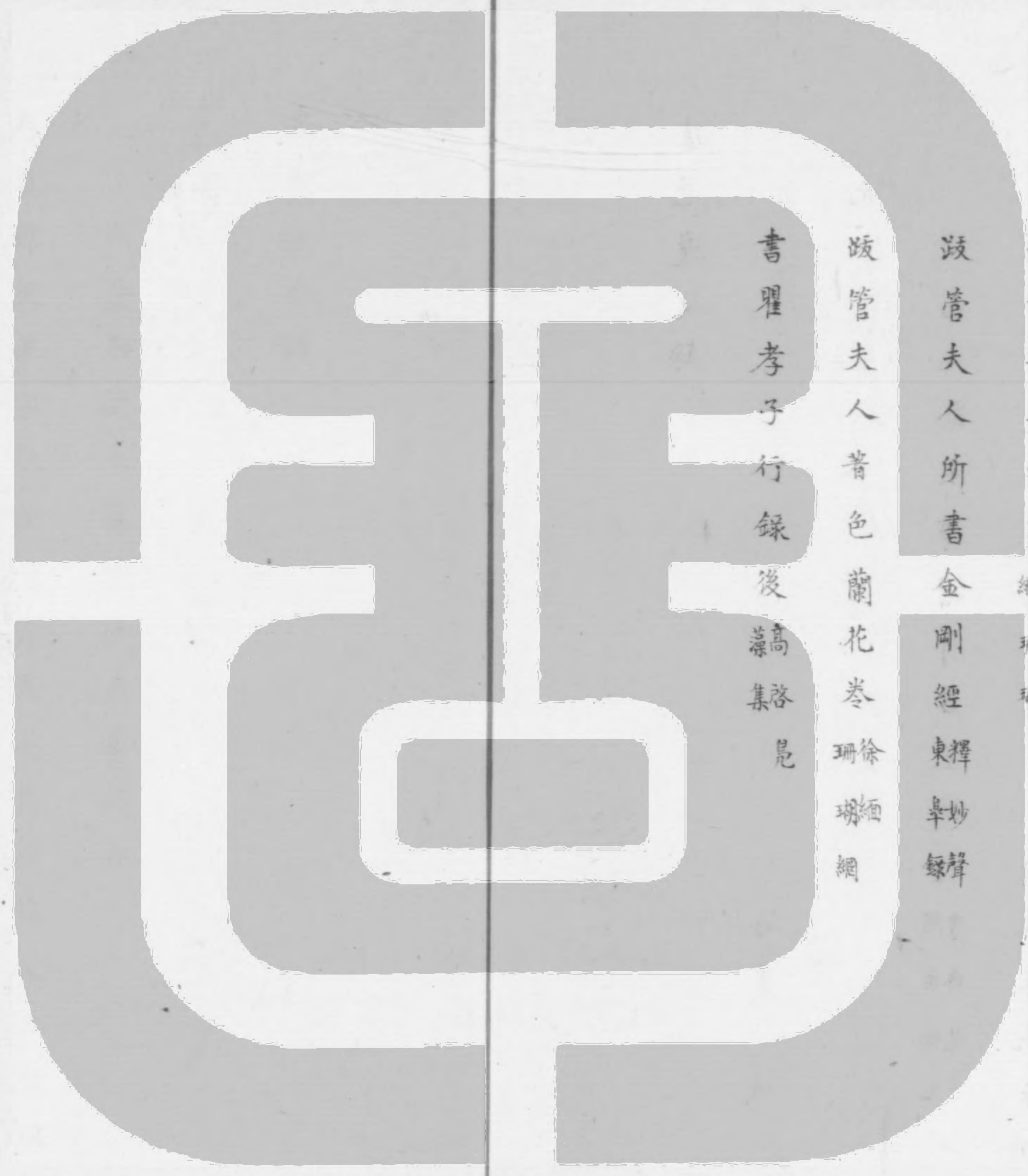
跋鍾馗圖曹立 鐵

跋幼與邱壑圖趙雍 鐵

跋管夫人所書金剛經釋東 鐵

跋管夫人著色蘭花卷徐 鐵

書瞿孝子行錄後 鐵





虞邑遺文錄

元

故嘉興縣主簿謝府君墓誌銘

趙孟頫

府君諱天錫字純父姓謝氏其先吳興人四世祖自吳興來遊吳

相吳中土田沃衍甲於浙右得任水之陽因卜居焉曾祖新祖允  
祥皆不仕考德明宋將仕郎府君天資重厚自其幼已如成人性  
至孝以親老未嘗離膝下天兵渡河用歸附功授將仕佐郎嘉興  
縣主簿嘉興當孔道地愜而民瘠方歸附初使者乘驛騎往來日  
無慮以十數科條繁興紛如蝟毛府君佐邑宰一以寬恤為事情



愉色孚民歡然供給無敢後者鞭朴一不施而事集兵後田萊多  
蕪悉勉有力者墾闢以時使不至積荒尉缺員府君兼攝尉事設  
方畧治盜盜是用弭踪有疑獄久不決府君廉得其實一日命取  
網罟羅積水中得枯骸寃乃得白民驚異以為神吏奸無所容囚  
庖死者眾府君具湯藥饘粥以給之多所全活邑民至今猶以佛  
子稱之考滿上官咸薦其能而府君浩然有歸休之志蕭然野服  
與父老相過墟曲中談桑麻舊故以為笑樂無復仕進意大德五  
年夏忽嬰微疾起處飲食無異平時至易薈氣雖微而神不亂撫  
其子斗元曰吾大期至矣運脫然如蛻府君生於壬辰八月十九

日卒於辛丑六月廿有四日享年七十夫人唐氏淑德儉行親黨  
所則勤勞婦功手自績紡相府君起家先府君卒數月已抱疾府

君既卒之廿日夫人亦卒生於甲午九月廿九日卒於辛丑七月  
十四日享年六十有八子男一人斗元也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  
戶女二人長適王大有次適唐蘭孫孫男二人曰庭瑞曰庭芝孫  
女三人府君居鄉以仁接下以禮與人交以信中外姻黨有貧乏  
者扶持賑恤無厭數心晚年益勤約視先世畎畝有加焉然自處  
澹然未嘗有驕色人以是賢之大德癸卯三年之喪畢將卜宅以  
葬而斗元又卒至是其孫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某日奉其祖



考妣之柩葬任水南之乾山狀其行事以余往嘗吳中與府君有  
一日之雅來乞銘余猶記與府君相見時終日端坐無戲言情容  
蓋恂恂信實人也而又安知銘府君墓石耶既辭不獲乃叙其行  
事而銘之銘曰

任水之陽吉人斯宇吉人伊誰謝氏純父四世積善慶鍾其家既  
富而安不驕不奢乘時奮飛乃出而仕佐邑雖微可以行志民受  
其惠頌聲載馳吏畏其明奸不得施獄無餒囚野無廢田枯骨蒙  
仁獲伸其冤凡今佐邑孰如君者何必高位澤始及下及仕而歸  
野服蕭然康寧好德以終其天古謂五福身集有之伊人之生天

實厚之任南乾山下云其吉孝孫厝之考妣同室任水波瀲松柏  
蕭蕭刻銘貞石千載孔昭

故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謝君墓誌銘

趙孟頫

余既銘嘉興王簿謝府君之墓其孫庭瑞又泣而言曰先生幸哀  
庭瑞為祖考妣著銘墓石庭瑞不即死將以先考之柩同日附祖  
考妣之域惟先生重哀之而惠以文余聞而深悲之忍不為銘君  
諱斗元字光國主簿府君之子也資英敏居家甚理素饒財而用  
朴儉自居不以富驕人好施與人有求之者輒乞不吝莫不滿意  
而去以漕海勞績佩金符授忠翊校尉海道運糧千戶俄而告聞



畢力幹盡主簿府君既謝事得以優游田里者以君能養志故也  
君事父母孝因輯古人孝感故實為一編鈔諸水墨本以施人欲  
使見聞者勸於為孝可謂厚之至矣大德辛丑主簿府君卒君服  
喪盡禮忽若足疾未能大葬而遽不起君生于巳未四月二十七  
日卒于大德癸卯九月二十二日春秋四十有五夫人朱氏子二  
人曰庭瑞曰庭芝庭瑞嫡也女三人長適周斗明次在室次適朱  
謙庭瑞卜以大德乙巳七月葬其祖考妣於任水之南而以君之  
柩附禮也銘曰  
凡人之行莫大於孝孝感之至神明所勞古之孝者布在方策孰

能博求載籍而索維此謝君輯而成編錫類教人可不謂賢匪維  
教之又躬履之棄官歸養朝娛夕嬉伊嗟若人宜天之祐胡嗇其  
報而不克壽人莫不死父母同歸君則無憾人為之悲有子克家  
積善之慶刻我銘章以顯天定

武畧將軍海道漕運副萬戶曹公墓誌銘 黃 潛

曹氏之先出於宋名將冀國武惠王彬南渡時由汴徙吳今居平  
江常熟州之祿莊里者號福山曹氏最為望宗聚族二百餘人仕  
國朝多顯者而公之曾大父昌大父通俱晦迹弗耀父文富始以  
公故贈武德將軍平江等處海運千戶驍騎尉追封長洲縣子母



王氏追封長洲縣君公諱某天姿剛直動必由禮事親善色養以  
孝謹稱服用尚儉素戒子孫以為法治家井井有條積而能散私  
帑不蓄羨財聞人有善喜形於色不啻出於己里中俊秀貧不能  
就學者必周給之不喜暴人之惡有小過必委曲化導使知自悔  
鄉人有不能制其儂子者公呼之來前諭以人心天理其子感悟  
卒為善人公每謂人生於世但當設心坦夷仰不愧俯不作足矣  
奚必泥古人之陳迹事事求合乎識者以為名言年踰弱冠猶未  
有宦達之意會朝廷創開海道以通漕運首以材選而服其事大  
德四年制授金符敦武校尉海道運糧千戶秩滿授元降金符遷

嘉定等處海運副千戶公律已以廉處事有法所部之人咸畏而  
愛之嘗開洋而遇風濤大作舟人震駭公神色自若徐諭之曰委  
質為臣當忘身而殉國進思盡忠天必佑之衆莫不服其量大府  
或以事諮詢於衆多俟公言而後定至大三年超授金符武畧將  
軍海道漕運都萬戶府副萬戶公數以漕事往來南北而深察其  
利害視事伊始凡所興除公私咸以為便四年夏部海艘八百所  
漕米以石計者百七十四萬八千六百四十有九畫旗宵柝號令  
肅然舳艫相銜首尾不絕旬日之間已達海口舊傳海道有神司  
之人恃以無恐公蠲潔致禱感應如響有相之道焉玉音獎諭宴



勞錫子視常歲有加人以為榮而公雅志恬退既受代即屏居邱園優游自適幾若與世相忘同列有惜其去者言於當路乞挽留之至治二年有旨起公為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千戶三年夏督運至京師賞賚尤渥廷議復用公為萬戶未命而公遽以疾卒泰定元年四月某日也享年六十以其年某日葬于福山塘之西邛公垂屬續命割上腴之田一百九十有八畝築精舍擇方外之人守之俾以歲入供晨香夕燈汛掃百須之費願語諸子曰吾不以身後事累汝也夫人蘇氏封長洲縣君以禮自持克配君子嘗發私笈造輿梁以濟行者成公之志也子男八人長文華將仕

佐郎平江路崑山州稅課大使贈奉訓大夫徽州路婺源州知州飛騎尉追封吳縣男次思聰將仕佐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永嘉場鹽司丞次思溫徽事郎温州路稅課提領次思恭不任次思賢將仕佐郎平江路長洲縣尉次思忠次文英次思問皆未仕女四人孫男二十人文華長子珪襲公職被金符為忠翊校尉平江等處海運香糯所副千戶次堃仙由也里哈溫必闊赤累遷從仕郎宣政院崇教所知事餘皆未仕曾孫男三十人初武德府君早世王夫人躬靡它之誓教育其三子訖有成立長即公次良玉承務郎莫寧等履稻田同提舉無子公命以思賢為之後次濟滿從仕



卽常州路宜興州判官贈集賢修撰承直郎公沒二十有六年而  
珪來京師以銘為請蓋公先三世皆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公遭逢  
聖代克承天寵久鬱必發乃理之常雖所用未究而諸子嗣有名  
位適孫遂世其官餘慶所及未見其止推本積累之自然而昭示于  
後人所以使之引而勿替也銘其可無作乎銘曰

海於兩間為物最鉅孰能以力與為勝負有偉曹公孔敏具武出  
長萬夫訓齊行伍風檣浪擻若鵬斯舉精忱所格百靈呵扈天吳  
罔象莫敢予侮千艘並集灌輸天府克有成績徹聞當宁傳宣宴  
勞秩秩樽俎筐篚之將便蕃錫予公不自矜翮其遠蕭鋒車召還

不留不處為官擇人諉以印組上方用公還領故部公忽已仙返  
于帝所有子成考咸躋官簿惟時聞孫大纂遺緒從事賢勞無忝  
爾祖如漢世官氏以倉庾福山之西匪堂伊斧史官勒銘垂輝千  
古

徐君孟達壙誌銘

陳基

吳人徐君孟達諱元震世居常熟之虞山考諱敬益陽知州妣虞  
氏封東海郡君初益陽府君之官於朝也君以俊乂游成均為博  
士弟子員精敏奇偉最為府君所鍾愛故徽州路儒學教授甫里  
陸公德元特容京師見而奇之元統初府君出知明之昌國州需



次里中君以佳子弟周旋府君左右進止不允教授見而喜曰此  
子真千里駒也吾屬意久矣遂納以為壻陸氏家素淳儉教授公  
尤慎重務以詩書承家君既入贅事教授公如事府君先意承顏  
委曲備至且以時節省府君於昌國尋丁郡君之憂哀毀盡禮居  
久之教授公捐館君獨以身任遺孤之責保抱扶持俾娶且有子  
而陸氏之業因賴以弗墜人謂教授公有後君之力也及府君以  
疾終益陽扶柩歸葬常歎之先隴親朋送者雲集凡奠祭百需視  
禮所得為哀禮兼盡君儼有卓識雅重然諾樂應人之急遇事  
立決機警絕人而以仁厚將之雖委身閭里不屑仕進而英風駿

望卓然於縉紳公卿間與人交不以疏數為厚薄臨財不苟惟義  
之所在方營別業於松江笠澤之上聚書教子歲時伏臘幸粗有  
餘將與所知優游以卒歲不幸一疾不起以至正十五年七月七  
日卒於家得年四十有七妻名仲端有婦德子男二人長曰緬果  
毅好學次日最幼而克肖女一人適同郡曹元越七日丁憂緬奉  
柩葬於吳縣靈岩鄉陳灣東橫山之原嗚呼君托人之孤周人之  
急刻身砥行始終無怍而天不假年壽不稱德此君子所以哭之  
慟也臨海陳基辱知君特厚義當銘其壙銘曰  
維孟達父世吳人有才弗施善其身托人遺孤力千鈞之死無怍



勒貞珉有引勿替在後昆

福源石屋珙禪師塔銘

釋元旭

師諱清珙字石屋蘇之常熟人也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  
寶宋咸淳八年壬申也及長依本州崇教興福寺僧永惟出家二  
十祝髮越三年受具一日有僧杖笠過門師問之僧曰吾今登天  
目見高峯和尚汝可偕行否師欣然與之偕行見峯峯問汝為何  
來師曰欲求大法峯曰大法豈易求哉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  
日親見和尚大法豈有隱乎峯嘿噤之授萬法歸一之語服勤三  
年大事未明忽辭他行峰曰溫有瞎驢准有及菴宜往見之至建

陽西峯見及菴菴問何來師曰天目菴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  
一菴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菴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底教汝  
與麼師拜求持的菴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  
師答不契菴曰者個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再理前話詰  
之師答曰上馬見路菴呵曰在此六年猶作者個見解師發憤弃  
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菴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  
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菴曰汝作  
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鶯枝上分明語菴領之久乃辭  
去菴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未幾菴遷湖之道場師再參次



命典藏鑰卷嘗與眾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以視後靈隱悅堂闇公會中居第二座遂罷叅登霞霧山卓菴名曰天湖道洽緇素戶屨駢臻伏臘所須不求自至凡樵蔬之役皆躬自為之有古德之風禪暇喜作山居吟傳者頗多師於此山有終焉之志俄而嘉禾當湖新創福源禪刹以師之名聞諸廣教馳檄敦請為第二代住持師堅卧不起或者勸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宏法為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於是翻然而起大開鑪鞞鍛鍊學者談者以謂真能起及菴之家者也居七年以老引退復歸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異皇后賜金襴衣人皆榮之

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廿有一日示微疾閱二日中夜與眾訣其徒請曰和尚後事如何遂索筆書偈曰青山不着晁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闇維舍利五色璨然不知其數其徒收其靈骨舍利塔於天湖之原以及菴之塔配之示不忘同龕師之意也壽八十有一臘五十有四有弟子愚太古者高麗人也覩得師旨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鈎之句其王以國師之號尊之聞師道行意甚傾渴表達朝廷詔謚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公躬入天湖取師舍利館伴歸圓平山與師為同叅皆愚公之本意也師之上堂法語







經訓寺帖得下有不  
數行下有真  
楊政卿字字不  
其意亦不意之  
思致

人看張草仲  
音唱是序兄以法

山居詩頌其徒至柔刊行于世且以師之行狀微予銘之予昔見  
師于福源矍然其形道韻可掬今已四十餘年矣因感慨而為之  
銘銘曰

西來直指教外別傳惟上根者乃可得焉傳亦無傳得亦無得如  
太虛空蕩焉罔極卷卷石屋心如死灰剴然頓悟火裏蓮開惠嗣  
之孫及卷之子源清流長根茂實遂跡留霞霧名落湖江爭先快  
觀景星鳳凰入滅至今幾三十禩雙塔巋然清風未已

故慧辯普聞法師塔銘

釋妙聲

昔慧光慈忍法師天泉和尚主教吳下垂五十年四方學者輻奏

麟集於時王公貴臣學士大夫及他宗異學莫不順風鄉化法席  
之盛未之有也得其法者雖眾知名者數人若夫位尊望重光明

盛大者惟吾慧辯普聞法師而已師諱祖備字日章晚號用拙翁  
蘇之常熟張氏子也年十二出家福山大慈寺聰敏秀發絕出其

儕類凡真乘密印及外書經史過目輒憶不忘十七祝髮進具戒  
初謁慧光於北禪一見器之即令入室未幾俾掌僧事已而東游  
至四明時我菴無公住延慶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友過  
會稽安陽韓公明善為文贈之詞林諸公文相延譽名振一時既  
首眾報慈又為上天竺第一座出世住郡城永定教寺說法為慧



光嗣遷崑山廣孝嘉定淨信國朝洪武二年善世院移文升住上天竺以高僧選留京師瓦官寺有旨就天界禪寺升座為衆說法聞者傾服上數召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師奏對詳允稱旨勅止宿翰林院以備顧問師雖榮被殊勝視之漠如也八年秋得旨還山先是營別業於蘇城東偏安隱既歸緇素向慕者益衆十二年八月十二日示疾臨終不及他事惟力疾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夏五十四荼毘日送者咸聞異香火作五采火滅其骨亦成五色孫道叅德完洎四衆收拾餘燼即安隱起塔如西禮門人得法者覺斯純妙等數人師之為學也一家所傳教觀諸師章疏微辭與旨

必精揮極究不暢達弗止為學者講授明白簡要不泥章句聽者忘倦至於博覽強記人亦鮮及凡古今紀載山川人物唐宋以來前言往行對客援引疊疊不休以是知名縉紳間在京師尤為今翰林承旨宋公濂侍講危公素所知又善任權智干城像教在廣孝淨信時值彫劫之餘帑藏赤立賦役如蝟而能處之泰如上竺為江南宗刹衆難齊而能隨機攝伏衆藉以安嗚呼師可謂內外真俗兼濟者矣其徒綴緝遺事請為塔銘予長師一師相知為最深而師志節堅忍故晚年所到為不可及身後之託其可辭乎遂因其言而詮次之惟存實錄盡削虛美故無其文銘曰



於赫皇明尊崇像教妙選鴻碩誕敷元奧維時慧辯具大辯才對揚明廷帝曰休哉一家所傳有教有觀統宗會元道合一貫師於其間蚤克有聞高視一時卓爾不羣四坐道場匪徐匪棘式際昌時遂臻夫極迨茲歸與承命自天世方具瞻胡不永年哲人云亡四衆疇正唯留摩尼照此濁水福城之東安隱之原倬彼靈塔為章梵園厥徒丞丞刻此貞石我銘用昭保之無斁

跋朱文公書城南詩

右晦菴先生真跡筆精墨妙有晉人之風大賢無所不能固非可一藝名也當時先生由建中回新安時所書流落人間文傳薄游

藝源得之攜以歸吳中嘗同仁夫一觀餘不以示他人也近伯廣自琴川來訪病中不及款曲別後思所以見意念物皆不足以浼伯廣固書於卷尾令淵持贈之轉似仁夫仍題數語云吳郡干文

傳

右徽國文公真跡先祖禮部府君所藏也禮部君常守藝源寶公闕里其故業久為豪右所據公五世孫光繫頸以組誓復故業雖死不去其組凡十有五年而禮部至力復其業光深德之已而秩滿光持公所書二卷以報禮部君細焉愛之不啻拱璧重寶會海虞錢伯廣氏謁禮部君於私第伯廣嗜古好學因出示之詳玩不



忍釋手先祖以其好之之篤他日命淵持其一以贈伯廣為構城  
南小隱以居之又博求大夫士為詩文以詠歌其間且成軸矣未  
幾禮部君歿更十餘年而兵戈搶攘伯廣亦以遺世向之城南小  
隱鞠為邱墟則此卷者安知其所在哉近乃于虞君子賢客次見  
之及觀先祖手澤黃太師所為記竊深有所感焉矧聞虞君之得  
是卷也亦于其所居之東構軒二十楹各顏其詩於上蓋其好之  
之篤不亦愈于伯廣者乎故併以家藏之卷贈之是亦承禮部君  
之遺意也因識其顛末於左方而歸之虞君云至正癸卯冬十有  
一月既望吳郡干淵再拜書

跋補書宣公詩

楊維禎

右張宣公城南雜詠廿首子朱子嘗所屬和者也南沙虞子賢氏  
受朱子詩翰於其眷棣錢廣而宣公真跡逸矣予來婁賢介其友  
王師道持卷來徵予言適于宣公集中得其元唱賢且躬至予郊

請予追和未及先為補書宣公詩時至正壬寅冬十二月東維叟  
楊維禎謹再拜書

楊維禎舊抄本作楊禎

余既寫詩已賢復索余評兩前哲詩朱子之詩不敢評其意張荆  
州為乾道道學君子而矢口小章亦有古風人思致如岸花有開  
落水盈無淺深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又如古井輓轡鳴雖開



不能下舊抄本有到字

元詩人不能至卷尾一章惟許晉處士代之詞人不敢企也極贊

跋五牛圖

孔克表

善相馬者不於驪黃牝牡而於天機余謂觀畫亦然海虞鄒君君  
玉示余五牛圖有步者齧者縱蹄而鳴者顧而瞻者翹首而馳者  
其天機之妙宛若見之於東皋西壑間亦神矣哉吳興趙文敏公  
以為唐韓晉公所畫也品題再三至稱為希世名筆蓋有得於此

所画也書画題跋記作之所画

矣君其寶之至正十二年二月七日魯孔克表題

跋鐘馗圖

曹立

妙舊抄本作渺

宿舊抄本作夙

先君昔游錢唐觀此卷于友人鄭虛源翁處歎其瓌怪幽妙曲盡  
鬼物之情狀鄭君欲以相遺而未果先君亦不之請也後先君歿  
六年立至杭謁鄭君子棲遯之室情意款洽撫問存歿不勝惻愴  
因出此卷歸之且曰而翁之宿好也子其保之吁鄭君護持此卷  
於兵火艱棘之中以先君有屬愛之心不以畀人而有所待一旦  
識余為故人之子卒能授之其亦庶幾延陵氏脫劔之意乎敬題  
始末於後至正甲辰春三月乙酉海虞曹立書

跋幼輿邱壑圖

趙雍

右先平章初年所作幼輿邱壑圖雍至正十四年冬被召入京師



侍制集賢十六年秋航海南還十七年春至錢唐琴川鄉伯復以  
見示拜觀之餘悲喜交集展玩不能去手伯常宜寶藏之三月廿  
五日趙雍謹書

跋管夫人所書金剛經 釋妙聲

故魏國趙文敏公書法妙天下一翁二季奕世載美何其盛哉而

公夫人管氏亦善書豈天以翰墨之懿鍾此一門耶今觀夫人所

書金剛般若公為圖變相於卷首卷不盈咫用筆殊草草而曲盡

其妙瑋璋交映真希世之寶也昔王逸少初學書於衛夫人後自

名家則趙氏之學有自來矣初余在海虞繆仲素家獲見此經時

慧日雪窻明以他畫易之明後以授高太尉納璘高亡散落人間

而瓊上人得之瓊以求識遂併疏其所由來於左繆以上則余未

及知也凡觀是經者當究佛理以盡真原尋書跡以求徃行毋徒

為美玩可也

跋管夫人著色蘭花卷 徐緬

管夫人畫竹與大士像恒多蘭亦僅見一斑今於李夢熊獲觀六

種種種精妍碧葉丹英玉莖水石掩映歲蕤荏苒恍若翩翩於湘

江楚晚間幽芬可挹堪與盈川賦子昂書爭工公其什襲秘之勿

輕視俗眼也徐緬



書瞿孝子行錄後

高啓

余嘗預修元史見民之以孝義聞於朝者頗衆其能冬月得瓜以奉親者則若王薦封股肉以療父病者則若孔全施財以周鄉里之乏者則若賈進皆得具著於篇瞿孝子之行蓋兼三子而有之而當時有司不以聞史無所考據又主者不與故不得書以與薦等並傳雖然孝子今年八十餘幸際聖明之時既得謝君之所表章則當世執筆之士豈無為之采錄收附於國史者哉其傳固在是矣余與孝子之子莊友嘗獲拜之氣貌藹然孝義人也且聞長者言其行甚懇與謝君所錄無異詞故識以信其說庶他日書者

或有所徵焉



